**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1), 391-397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6.14111085

Hans汉斯

# 韩国语临界未然构式“하마터면 + VP-(으)ㄹ 뻔하다”的交互主观性研究

**赵　娜**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外语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6年9月29日；录用日期：2026年11月4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17日

## 摘　要

**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文献发现，韩汉语学界对韩国语临界未然构式“하마터면 + VP-(으)ㄹ 뻔하다”的专题研究相对有限，尤其缺乏对其交互主观性意义的探讨。基于此，本文从交互主观性视角出发，考察该构式的交互主观性意义建构过程及其运作机制，重点分析发话人如何借助“하마터면”引导激活受话人对潜在负面结果的关注，并在此基础上表达主观情感与评价立场，促使受话人识别发话人的认知视角与情感态度，进而实现双方在事件理解与立场评价层面的认知协调。通过上述分析，本文旨在揭示“하마터면”在构式意义建构、语用推理引导及交际互动中的作用机制，为韩国语临界未然构式的认知语用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 关键词

**韩国语，临界未然构式，하마터면 + VP-(으)ㄹ 뻔하다，交互主观性**

# A Study of Intersubjectivity in the Korean Avertive Construction “하마터면 + VP-(으)ㄹ 뻔하다”

**Na Zh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anda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Humanit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September 29, 2026; accepted: November 4,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17, 2026

文章引用: 赵娜. 韩国语临界未然构式“하마터면 + VP-(으)ㄹ 뻔하다”的交互主观性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1): 391-397. DOI: 10.12677/ml.2026.14111085

## Abstract

**A review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reveals that relatively few studies in Korean and Chinese linguistics have focused on the Korean avertive construction "하마터면 + VP-(으)ㄹ 뻔하다",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 to its intersubjective meaning. To address this gap,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s how intersubjective meaning is constructed in this Korean avertive construction and explores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is process. Specifically, it examines how speakers employ "하마터면" to direct addressees' attention to potentially negative outcomes, thereby conveying their subjective emotions and evaluative stances. This process helps addressees recognize speakers' perspectives and attitudes, which in turn promotes cognitive alignment between interlocutors in their interpre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events. The study thus seeks to elucidate how "하마터면" shapes constructional meaning, guides pragmatic inference, and functions in 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 offering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cognitive-pragmatic study of Korean avertive constructions.**

## Keywords

**Korean, Avertive Construction, 하마터면 + VP-(으)ㄹ 뻔하다, Intersubjectiv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问题的提出

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文献可以发现，韩汉语学界对韩国语临界未然构式“하마터면 + VP-(으)ㄹ 뻔하다”的专题研究相对有限，现有研究主要涉及相关副词的句法、语义及语用特征，或从语义场、句式特征等角度对相关表达进行考察，尚未形成较为系统的研究体系。其中，이홍매[1]在分析副词“자칫”与“하마터면”在句法、语义和语用层面的异同时，对相关构式进行了探讨；김경림[2]在描写“差点儿”的语义场时，对相关表达的语义特征有所涉及；尹玉[3]则在考察“差点儿没”句式的句法语义特点时，对相关现象进行了分析。总体而言，既有研究为认识该构式的语言特征提供了一定基础，但对其交互主观性意义及其建构机制的关注仍显不足，尤其缺乏对发话人与受话人[1]之间认知互动及立场协调过程的系统考察。

基于此，本文拟从交互主观性视角出发，以韩国语临界未然构式“하마터면 + VP-(으)ㄹ 뻔하다”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该构式的交互主观性意义建构过程及其运作机制。分析发话人如何借助“하마터면”引导受话人关注潜在负面结果，并在此基础上表达主观情感与评价立场，促使受话人识别发话人的认知视角与情感态度，进而实现双方在事件理解与立场评价层面的认知协调。本文旨在揭示“하마터면”在构式意义建构、语用推理引导及交际互动中的作用机制，为韩国语临界未然构式的认知语用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 2. 交互主观性理论

Verhagen [4]的交互主观性理论在 Langacker [5]主观性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与深化，突破了后者所

[1]发话人包括说话者和读者，受话人包括听话者和读者。

构建的单一主体识解模型，将语言交际的本质界定为发话人与受话人之间的认知协作。该理论把交际视为一个实时、动态的认知协调过程，而非静态的信息传递机制，其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主体关系的重构(从二元到三元)。Langacker [5]的模型将语言结构简化为“主体–客体”二元关系，认为语言意义主要由单一主体的视角所决定。Verhagen [4]则指出，这一视角失之狭隘，忽略了交际过程中多主体协作的维度，为此，他提出了“概念化主体 1-概念化主体 2-客体”的三元结构，即由发话人、受话人与概念化客体共同构成的认知场景。其中，发话人与受话人通过水平认知协作轴(见图 1 S 维度横轴)实现识解平衡，经由协商共同建构对客体的认知表征；垂直轴线(见图 1 S 维度与 O 维度之间的垂线)则表征概念化主体对概念化客体的识解关系，即两个主体如何从特定视角对客体加以概念化。

第二，干预导向性。语言不仅是信息传递的载体，更是影响受话人态度、立场乃至行为的认知干预工具。Verhagen [4]在其专著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语言使用的本质在于两个认知系统之间的协调与互动，语言并非对客观世界的单向描摹，而是语言使用者之间动态的认知协商过程。发话人通过选择特定的语言形式，能够凸显事件的某些方面，引导受话人关注特定信息，并影响其对事件的理解与判断。因此，语言意义不仅涉及概念化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识解，还涉及概念化主体之间的认知协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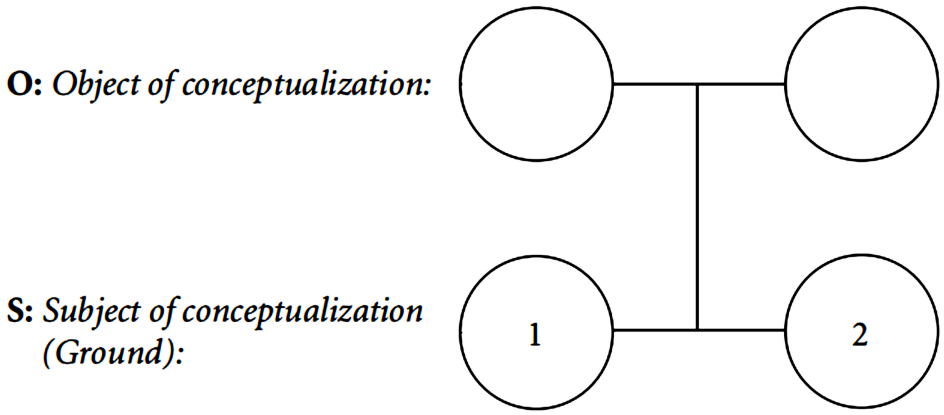



**Figure 1.** The construal configuration and its basic elements ([4]: p. 7)
**图 1.** 识解构型及其基本要素([4]: p. 7)

基于以上观点，我们可知语言的意义超越了单纯描述客观世界，更深层地体现在发话人与受话人之间的互动和认知协调上。他特别强调了语言意义的核心落在“主体间协调(S 维度)层面”，即引导或干预受话人的推理，而不是“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这一理论视角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洞见，解释了为何某些语言表达在特定情境下更为有效，这为我们理解语言在交际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本文认为，韩国语临界未然构式“하마터면 + VP-(으)ㄹ 뻔하다”中的“하마터면”不是羡余成分，它涉及到了概念化主体 1~2 之间的认知协作。

## 3. 临界未然构式“하마터면 + VP-(으)ㄹ 뻔하다”的交互主观性

下面我们首先通过比较“하마터면 + VP-(으)ㄹ 뻔하다”与“VP-(으)ㄹ 뻔하다”，明确“하마터면”在构式中的独特贡献，避免将其视为可有可无的修饰成分，具体用例如下。

(1) a. 하마터면 들킬 뻔했네. 差点儿没被发现。(모두의 말뭉치)

b. 들킬 뻔했네. 差点儿被发现。

例(1a)与(1b)的核心区别在于，单独使用“-(으)ㄹ 뻔하다”时，发话人主要告知受话人“被发现

(들키다)”这一结果差一点儿发生，通过“-(으)ㄹ 뻔하다”量化“被发现(들키다)”这一行为的临界实现状态，客观陈述事实而情感介入较弱。相比之下，“하마터면”表示发话人不希望出现的情形从静态的可能性发展为动态的现实情形(이홍매[1])，即事态已经发展到几乎产生某种结果的程度，只是最终侥幸避免了，强化了发话人对险情的回溯性评价，使事件的危险程度及其最终避免的意义更加突出。

从交互主观性的角度来看，“하마터면”并非单纯修饰事件的附加成分，而是在“-(으)ㄹ 뻔하다”所表达的临界未然性基础上，通过凸显事件的危险程度，为话语赋予特定的论辩方向。具体而言，发话人借助“하마터면”引导受话人将注意力集中于潜在危险及其可能造成的不好后果，使受话人能够在理解事件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识别发话人的认知视角与评价立场，促使受话人重新评估事件的危险程度，并进一步推断发话人对该事件的回溯性评价及其可能表现出的紧张、后怕或庆幸等情感态度。这一过程体现了语言形式对受话人认知活动及语用推理方向的引导，也使发话人的主观态度成为受话人可以识别和推断的对象，从而为双方在事件理解与立场评价层面的认知协调创造条件。

与“VP-(으)ㄹ 뻔하다”相比，“하마터면 + VP-(으)ㄹ 뻔하다”属于有标记形式，发话人使用有标记的语言形式来强调关键信息，希望受话人关注这些信息。这种信息意图旨在引导受话人的理解方向，帮助他们识别发话人的真实意图和交际目的。从受话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可以通过关注这些非常规的语言形式，集中注意力于最相关的信息，并利用指示线索，以最小的认知投入(即减少认知努力)来实现最佳关联，从而更迅速、更准确地解读发话人的话语内容、视角、态度、立场和情感等。“하마터면”是发话人主观情态与交际策略的语法化投射，彰显了明显的交互主观性特征，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交互主观性标记。

(2) a. 고양이가 따라오다가 하마터면 나를 층계에서 넘어뜨릴 뻔했다. 猫跟着我，差点没把我从楼梯上撞下去。(꼬꼬마세종말뭉치)

b. 고양이가 따라오다가 나를 층계에서 넘어뜨릴 뻔했다. 猫跟着我，差点把我从楼梯上撞下去。

例(2)两例在事实层面均指向“未被撞下楼梯”这一结果，但二者对该结果的构式方式存在显著差异。例(2b)仅使用“VP-(으)ㄹ 뻔하다”构式，主要用于标记事件结果的临界未实现性，即强调“被撞下楼梯”这一结果在时间或因果链上高度接近发生，但最终未实现。受话人的理解路径仍以现实世界为锚点，认知重心落在事件进程的回顾与结果确认上，整体呈现为对事件经过的客观陈述。

相比之下，例(2a)通过引入“하마터면”，在“VP-(으)ㄹ 뻔하다”构式已有的临界未实现性基础上，进一步激活了以“VP 实现”为核心的反事实认知空间，并显著强化了负面结果的认知显著性。此时，“被撞下楼梯”不再仅作为一个未实现的结果被回顾，而是被前景化[2]为一个在发话人认知中具有明显负面价值、且高度逼近实现的潜在结果。“하마터면”的介入迫使受话人暂时脱离现实结果导向的理解路径，转而构建一个反事实认知空间，即“若条件稍有变化，该结果本可能发生”。在这一反事实空间中，“被撞下楼梯”所伴随的身体损伤、疼痛或尴尬等体验得以被激活，从而放大发话人对该经历的后怕、庆幸或紧张等情绪评价，并为受话人的情感共鸣提供认知入口。由此可见，“하마터면 + VP-(으)ㄹ 뻔하다”与单独使用“VP-(으)ㄹ 뻔하다”之间的核心差异，并不在于命题真值层面，而在于“하마터면”所引发的“前景–背景”结构反转，现实中未发生的负面结果在语义上被推至前景，实际结果则退居背景，语言理解的重心由此从事实判断转向情感体验与评价强度的评估。这一机制与汉语“差点儿没”构式中“没”

[2]前景(figure)与背景(ground)的区分最初源自格式塔心理学的“图形–背景”知觉理论，后被 Langacker (1987)系统引入认知语法体系，用以解释语言中注意力分配及信息组织的基本机制。其中，前景是话语中被突出、被聚焦的认知对象，通常具有动态性强、边界清晰、信息承载度高等特征；背景则作为前景得以识别的参照框架而存在，往往表现为相对稳定、连续且不被显性强调的要素。

的功能具有高度的跨语言平行性 [3]，二者均将交际重心从命题真值的陈述转向发话人情感立场的前景化表达，进而引导受话人启动具身模拟与情感推理，实现交互主观层面的立场趋同。

从语用学角度看，这一过程亦符合关联理论所提出的认知经济性原则。发话人通过形式上的羡余，即在“VP-(으)ㄹ 뻔하다”结构中引入“하마터면”，为受话人预设了一条高显著性的理解路径，从而降低其推理成本，并提升情感信号的提取效率。在此意义上，“하마터면”并非语义上的冗余成分，而是一种具有明确功能的共情引导标记，其核心作用在于促使受话人启动情感推理过程，进而实现构式层面的交互主观性功能。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하마터면 + VP-(으)ㄹ 뻔하다”句式中的“하마터면”是一个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综合体，其功能不仅在于表达发话人对命题的主观情感、态度与立场，同时也体现了发话人对受话人认知与情感反应的预期与调控，兼具指向命题的情态意义(主观性)与面向受话人的发话传递情态(交互主观性)意义。下面我们再通过几个实例对“하마터면 + VP-(으)ㄹ 뻔하다”构式的交互主观性及其运作机制进行分析。

(3) 흥, 하마터면 저녁 굶을 뻔했다야. 哼，差点儿没吃上晚饭。(《잠자는 갈매기》)

首先，句首感叹词“흥 (哼)”为整个话语奠定了明显的情感基调，表现出发话人不满、嗔怪或带有赌气意味的态度。“하마터면”则将这一情感立场与具体事件联系起来，凸显“没吃上晚饭”这一不希望出现的结果曾经接近实现，但最终得以避免。由此，发话人并非单纯陈述自己差点儿挨饿的事实，而是通过回顾这一经历，将其呈现为值得抱怨或强调的事件。“하마터면”与句首“흥 (哼)”的共同作用，使事件的临界未实现性与发话人的情绪态度相互关联，增强了话语的表达性。

从交互主观性的角度来看，“하마터면”通过凸显“挨饿”这一潜在的不好结果，引导受话人关注发话人所经历的困境，并将注意力从事件结果本身延伸至发话人对该经历的主观评价。尤其是句首“흥(哼)”所传递的不满情绪，为受话人理解发话人的态度提供了直接线索，使受话人更容易推断发话人并非中性地报告事件，而是在借助这一险些发生的结果表达自己的情绪和立场。再如：

(4) 채 묶지 못한 운동화 끈이 바닥에 밟혀 하마터면 앞으로 고꾸라질 뻔했다. 没系好的鞋带踩在地上，差点儿没一头栽倒在地。(《좋은생각》2000 년 6 월호)

例(4)描述了由于运动鞋鞋带尚未系好，被踩住而险些向前摔倒的情形。前项小句“채 묶지 못한 운동화 끈이 바닥에 밟혀 (还没系好的鞋带踩在脚下)”通过设定一个高度普适的身体经验，为受话人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语用预设前提与认知共同基础。该预设不仅瞬间激活了受话人关于日常狼狈情境的隐性记忆，在心理空间中构建出共同的认知框架，更以此为后文的险情做好了铺垫。它强制性地将受话人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引导转化为与发话人感同身受的经验共享者，从而奠定了后续“하마터면”所

[3]通过词典检索可以发现，《标准韩中词典》《高丽大学韩中词典》《国立国语院韩中学习词典》等在释义“하마터면”、“-(으)ㄹ 뻔하다”以及“하마터면 + VP-(으)ㄹ 뻔하다”构式时，均采用“差(一)点儿”“险些”等汉语对译形式，而未对“差点儿”与“差点儿没”作出明确区分。既有研究亦呈现出类似倾向(如김종호 [6]；이홍매 [1]；김경림 [2]；박혁재 [7]等)。这一处理方式在翻译实践中较为普遍，其背后是否涉及值得关注的语用差异，目前尚未得到充分讨论。从语言经济性原则来看，若两种表达在意义与功能上完全对等，则理论上并无必要在形式层面额外引入“하마터면”或“没”等成分。上述现象或许提示我们，这种看似“自由互译”的处理方式，未必完全源于严格的语义对等，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汉语“差点儿”与“差点儿没”，以及韩国语“-(으)ㄹ 뻔하다”与“하마터면 + VP-(으)ㄹ 뻔하다”之间功能差异的辨析尚有细化空间。基于此，将上述四种形式简单视为可相互替换的对译关系，在语用层面或许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本文对“VP-(으)ㄹ 뻔하다”与“하마터면 + VP-(으)ㄹ 뻔하다”进行区分，不仅有助于深化对韩国语临界未然构式语义语用特征的认识，也能够为韩汉翻译中的表达选择提供参考。具体而言，通过考察“하마터면”在构式中所发挥的语用功能，可以进一步分析其与汉语“差点儿”“差点儿没”等表达之间的对应关系，明确不同语境下各类表达在事件结果的临界未实现性、潜在负面结果的凸显以及发话人情感态度传递等方面的异同。这有助于避免翻译过程中因形式对应而造成的语用意义偏差，提高译文对原文认知视角、评价立场及情感倾向的再现程度，同时也能为韩汉语教学中的近义表达辨析提供依据。

引发的情感共鸣与语篇互动的基础。“하마터면”不仅外显了发话人自身当时惊魂未定、侥幸逃生的话语立场，更通过对危机临界点的极端渲染，向受话人下达了一种强烈的认知对齐指令。它将原本属于发话人个体的、转瞬即逝的身体惊险体验，无缝转化为受话人能够感同身受的心理冲击与情境共鸣，从而使整个语篇从单纯的客观事后叙述，跃升为发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充满现场感与对话性的深度情感交互。

(5) 그런데 하필이면 기계 앞에서 발작이 일어나는 바람에 하마터면 뇌진탕으로 목숨을 잃을 뻔했고 직장에서도 쫓겨나고 말았다.但是偏偏在机器前面发作，差点没因为脑震荡丧命，还被公司开除了。(꼬꼬마세종말뭉치)

例(5)中，发话人通过前项小句“그런데 하필이면 기계 앞에서 발작이 일어나는 바람에 (然而，偏偏在机器前面发作)”交代了险情发生的具体情境及其原因。其中，“하필이면”(偏偏)带有明显的主观评价色彩，表达发话人对事件发生时机及其不利后果的不满与无奈，为受话人理解后续事件提供了评价性前提。在此基础上，“하마터면”引出“뇌진탕으로 목숨을 잃을 뻔했다 (差点儿因脑震荡丧命)”这一临界未实现事件，凸显死亡这一极端负面结果曾经接近实现，但最终避免了的状态。由此，话语不仅呈现了险情的发展过程，还通过“하필이면”与“하마터면”的共同作用，将事件的偶发性、不利性及其潜在危险凸显出来。

从交互主观性的角度来看，本例的特点在于，“하필이면”与“하마터면”分别从事件发生的情境和潜在结果两个层面引导受话人的认知加工。“하필이면”首先将受话人的注意力引向发话人认为不合时宜、令人无奈的事件情境，使受话人能够从发话人的评价视角理解险情发生的背景；“하마터면”则进一步凸显该情境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引导受话人关注死亡这一潜在结果及其最终得以避免的事实。两者相互配合，使受话人更充分地把握发话人对该事件的回溯性评价。值得注意的是，句末“직장에서도 쫓겨나고 말았다 (最后还被公司开除了)”将叙述从险些发生的生命危险转向实际发生的不良后果。“하마터면”所引出的死亡结果最终避免了，但被公司开除却成为现实。这种潜在灾难得以避免与实际不幸仍然发生之间的反差，使整段话语形成了更为复杂的评价结构：发话人虽然避免了死亡这一极端后果，却仍然遭遇了失业的不幸。受话人因此不仅会关注险情本身，还可能进一步体会发话人所处境遇的不利性，并据此推断其无奈、沮丧或不幸之感。因此，本例中的交互主观性不仅体现为“하마터면”对潜在负面结果的凸显，还体现为不同语言成分之间的协同作用。“하필이면”提供带有主观评价色彩的情境前提，“하마터면”引导受话人关注险些实现的灾难性结果，而后续实际发生的负面事件则进一步丰富了受话人对整个经历的理解。发话人通过组织事件背景、临界未实现结果与实际不良后果之间的关系，引导受话人从自身的认知视角出发重构事件，并进一步识别其评价立场，从而为双方在事件理解与情感评价层面的认知协调创造条件。

综上所述，对于韩国语临界未然构式“하마터면 + VP-(으)ㄹ 뻔하다”而言，“하마터면”并非可以随意省略且不影响意义建构的冗余成分，而是参与构式语义与语用功能建构，引导受话人进行语用推理的重要语言成分。“하마터면”通常与具有负面[4]倾向的潜在结果相联系，通过凸显某一不好结果曾经接近实现但最终得以避免的事件状态，引导受话人关注潜在危险及其最终避免的事实，并在此基础上推断发话人对事件的回溯性评价及其可能表达的庆幸、后怕等情感态度。由此，发话人借助“하마터면”将自身的认知视角与主观立场融入话语，受话人则通过整合构式意义与具体语境，对发话人的情感态度和评价立场进行识解，从而在事件理解与情感评价层面形成认知协调，体现出该构式的交互主观性特征。

[4]据이홍매[1]的统计，“하마터면”与具有消极情感倾向的谓语搭配的用例占 91%，常与“떨어지다 (掉落)”“사고 (事故)”“부딪치다 (碰撞)”“비명을 지르다 (发出尖叫)”“울다 (哭泣)”等词语搭配。

## 4. 结论

每一种句式或语言表达都有其存在的道理和价值，是发话人交际意图或交际策略的体现，人们不会违背语言的经济性原则而选择冗长的表达。与“VP-(으)ㄹ 뻔하다”相比，“하마터면 + VP-(으)ㄹ 뻔하다”体现了发话人特殊的交际目的，表达了发话人针对命题的主观情感、态度和认知立场，以及对受话人的关注，兼具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意义。其交互主观性表现为，“하마터면”的主要作用不在于直接陈述概念化对象，而在于引导受话人与发话人一起，按照其指定的方式共同认知和理解句子所表达的概念化对象。也就是说，“하마터면”涉及到了概念化主体之间的认知协作，将发话人的主观性情感立场告知受话人，试图引起受话人的共鸣，让受话人认识到自己的认知情感立场。如果受话人想完成圆满的交际，他需要与发话人达成认知、情感上的同盟关系，这也是交际的真正目的。

## 基金项目

本文为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校级重点科研项目“汉韩语句式的交互主观性意义动态建构及其认知语用机制研究”(编号：XdKY246708)的阶段性成果。

## 参考文献

[1] 이홍매. 부사 ‘자칫’과 ‘하마터면’의 의미, 통사, 화용 대비[J]. 한국언어문화학, 2009(6): 97-117.

[2] 김경림. 근대중국어 ‘差一点儿’意味場 연구[J]. 中國言語研究, 2011(34): 117-136.

[3] 尹玉. ‘差点儿没 VP’的句法语义与韩译法研究[J]. 中國語教育研究, 2013(18): 179-197.

[4] Verhagen, A. (2005) Constructions of Intersubjectivity: Discourse, Syntax, and Cogn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Langacker, R.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6] 김종호. 현대중국어 잉여 부정구문 연구——‘好不 VP’와‘差点儿没 VP’구조를 중심으로[J]. 中国研究, 2007(39): 95-110.

[7] 박혁재. 差点儿没 구문의 差点儿、没와 동의·중의 관계[J]. 中國言語研究, 2022(101): 155-181.